

吳越膏煉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後漢趙曄撰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

經善夏禹之未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無餘

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後者可以通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嬃子孫言之也

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蕙苾而吞之意若為

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世本日鮪娶有辛氏

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鮪妻脩已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蕙苾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

為字今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

並存之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志禹汝山廣柔

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

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闕塞四瀆壅閉

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

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於條方莫

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鮪而薦之於堯帝

曰鮪負命毀族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坦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

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鮪性狼戾四嶽曰等

之群臣未有如鮪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

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

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鮪之治水無有形狀

乃殛鯀于羽山

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

鯀投于

水化為黃熊

或作熊

因為羽淵之神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

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杜預解熊

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

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

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

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勲禹曰俞小子敢悉

考績以統天意惟委

委字下當有任字

而已禹傷父

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

甄字不通疑暨字之誤

淮乃

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

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

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

天柱號曰宛委

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

赤帝在闕

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

玉為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

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

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
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
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

輿地志會稽山有石

狀如覆鬴謂之覆鬴山一名釜山鬴亦作釜
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為合諸侯
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媯州
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

東顧謂禹

曰啟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

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

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

字得通水之理

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越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

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
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

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
水之年通鯨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

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
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

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
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

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
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

復返歸嶽乘四載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桴音絕桴

丘遙以行川始於霍山

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

山二 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
 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
 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
 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
 䟽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
 到塗山 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
 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
 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
 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
 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

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
 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
 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北岸有塗山
 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
 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一會稽
 塗山應助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
 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
 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尤
 為可疑 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辯云吾娶也必
 有應矣乃有白狐有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
 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
 綏白狐九尾疵疵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

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

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

子啟啟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

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豎

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慎曰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

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

人怖駭禹乃唾鳥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唾唾音同然而笑曰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

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

于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山

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

罪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

懼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

受其饒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

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懼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

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

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

龍支

南踰赤岍

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名廣陽山水曰赤岍水

北過

寒谷

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

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徊崑崙

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

玄圃一名闔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羗西即河源所出

察六扈脉

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預

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

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預

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决弱水於北漢

地理志弱水在張掖郡刪丹縣柳宗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

目青泉赤渊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

地志在比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

疏九河於潜渊開五水

於東北鑿龍門

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

關伊闕

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

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

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

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
 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
 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於舜舜薦大禹改官
 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
 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
 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陰阿之北萬民
 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
 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解

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
 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

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以朝四方
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

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眾示
 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
 山中慎慎當作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

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
 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

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
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
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
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
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
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斛
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鳶鳥巢於
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

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

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
衾三領桐棺三寸

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

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為居
之者樂為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
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
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
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

子啓於箕山之陽

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址

諸侯去益而

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即天子之位治

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

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

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

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

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

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為之春拔草根秋啄其歲

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

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林不設宮室之

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家在會稽

山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

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

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喋指天向

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

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

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
 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
 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
 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
 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常立
 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

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
 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
 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
 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

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
 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一千餘世耶

吳越春秋第六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

呂氏春秋高誘

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按鄒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鄒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德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比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臯如等豈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

上臨水祖道

祖餞行也

軍陣固陵

范蠡交兵城也水經註浙江又

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

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天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受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

孤承前王德得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耻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曰何言之鄙也昔

湯繫於夏臺

史夏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曰均臺

皇甫謐云地在陽翟

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

地理

志河內湯陰有羗里城西伯所拘處此云石室疑所囚之室也羗音酉

太公不

棄其國興哀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

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
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
周文不以因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
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
民豈况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
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
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
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

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
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
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
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
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
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
獲獲當敵人之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
作於不返客死敵國若鬼魄有此下當愧於前君
有知字

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
 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
 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
 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
 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
 厚而而當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
文關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
 寃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天

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

見符朱鬣玄狐

太公六韜曰帝王拘周伯昌於姜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

十鑑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戎氏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鷄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騶虞之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犴白虎艾皮千合獻紂以免西伯姜里之輔臣結髮折獄破因此云玄狐當作玄豹

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
 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
 截骨之劔無削剗之利白鐵之矛無分髮之

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陸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裴駙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

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

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悵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謹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弼註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

大命群臣也

大夫曳庸

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

曰大夫文種

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網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伐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

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去聲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

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讓其宜也
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有聞字

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
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

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耻屈厄之難安
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

也大夫苦成曰敬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
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

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
旨賂往遺來解憂失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
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
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
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
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
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
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

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
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
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
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碗曰候
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
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
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
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

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
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
心胷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
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
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

號

號當
作兮

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翻兮雲

間任厥

此闕
一字

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

兮謹天

颿颿

凡楚兩音
馬疾步

獨兮西往孰知返兮

何年心惓惓

憂也詩憂心惓惓

兮若割淚泫泫

胡犬切淚

流貌

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

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

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

戎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

幸當作幸

離我國兮

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

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膈千結兮服膺於乎

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

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

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

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

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

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

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

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

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讐乎越王曰臣

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火
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
繳音為生微矢以射之豈况近臥於華池集
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
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桎梏此乃厨宰
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
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
之咎教我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

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
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
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
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
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
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
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
哉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

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

蠡趨入石室越王服擯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閔之襦夫斫剝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

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
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黯親欲為賊
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
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柰何
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
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
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
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

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
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
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
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
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
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
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
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

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父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

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

地以貺燕公

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

至地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

宋襄公與

楚成王戰於泓目夷曰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

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

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寇於五霸

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

之後一月越王出

出當作坐

石室召范蠡曰吳王

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
 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為范蠡
 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已巳日當瘳惟大王留
 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
 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
 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色角切言成
 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
 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

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

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

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

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出溲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溲即

便也惡大溲也大小溲亦逢戶中越王因拜

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

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

之疾至已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

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
 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
 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
 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
 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
 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
 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岑草
 戢也菜名櫛之
小有臭氣凶年民斲其根食之會稽志
 戢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戢於此其後

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
 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
 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
 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
 各有其詞不仁者逸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
 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
 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
 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

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
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
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
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
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
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
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
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

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
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
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
上幸其其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
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
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
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
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

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
 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於度切何也能知其
 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
 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
 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漉是其慈
 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
 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
 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私意耶豈

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
 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
 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
 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
 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
 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
 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
 王歸吳為義以飲漉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

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坵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

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隱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

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昝

徒結切日昝也梁元帝纂要日在未曰昝

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

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

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

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

文選註闌干多貌

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第七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

國語勾踐與范

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

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

自期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

勞萬姓擁於歧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

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

禺音

隅禺中時加已也淮南子曰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 孤欲以

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

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

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

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

聚載後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浦 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薄

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

得相國之策再迈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

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唐

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

德致八極豈直欲破疆敵收鄰國乎越王曰

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以衆棲於會

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囚結吳宮幸來

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尊前君之意復以會

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

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

歆

歆字下當有立字

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

以豉切

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

於虔切

立霸王之

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歆築城立郭

分設里閭歆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

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

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

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

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

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

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

易音亦處上聲

不得其位明

臣屬也城既成而恠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

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恠山

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

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恠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

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

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

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

聖生神嘔養帝會故

帝字上當有五字

帝處其陽陸

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

扁疑當作偏

天地之

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

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

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

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

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

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

增與層同

冠其山巔以為靈臺

水經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

雲物起離宮於淮陽

越絕云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

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

越絕宿作指云中指

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駕臺在於成

越絕曰越王七獵

丘越絕駕臺立苑於樂野

越絕曰越王七獵之處大樂故謂樂

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十道志

燕臺

在於石室

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

齋臺在於襟山

被

境無襟山越絕曰稷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則襟當作稷稷山在會稽縣東五十

三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一日冰室所以

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

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

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

有聖臣紀網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

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

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

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

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

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

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

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

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讐非一旦也苦身

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

之以水冬常抱兵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

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

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詩毛氏箋

葛所以為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

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

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

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

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

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

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

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為太末縣今衢

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

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疋韻會

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欐報吳增封之禮謂欐為越楸今此書無九欐二字詳下文文

筍之類皆以數計則甘蜜當作九文筍七枚

狐皮五雙晉竹十度度當作搜漢溝洫志漕船五百艘今文作艘音

駭船總名也或作搜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

狄當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

作徒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

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

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縲於南林之中

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

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

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

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

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曰葛不連蔓

蔡台台音貽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

飴事類賦及越舊經令我采葛以作絲文選

采葛婦詩有饒不違食四體女工織兮不敢

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

羽竒攬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

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

吳越春秋 卷八
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
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
疇民富國彊衆安道秦越王遂師入臣與其
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
柰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
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
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
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

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
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臺

游以罷

音疲

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

詳文
意上

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
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為國者遇

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饒
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
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

國道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
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
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
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
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猛獸將擊
必餌餌當毛帖伏驚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
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
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

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
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
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
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
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
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
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
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

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
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
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
隕亦作頽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
下墜也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氣有
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
其熾水靜則無漚澗之怒火消則無燾毛之
契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

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
威折兵剄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
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
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
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
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
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
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

大夫嚳者狂妄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

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

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

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

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皆作

如鼻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

據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四時之利

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

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第八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

吳蒙天祉福得得下當自返字越國群臣教誨各畫

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

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

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

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

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檄驚疑當作警而召群

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
 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
 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
 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
 受囚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
 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
 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



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
 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
 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
 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若字之誤若
 吝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
 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
 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
 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

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

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

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磻溪之

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也囚有貪

分之毀管仲曰善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

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

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

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虚心高望冀聞

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

在計碗曰選賢實事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

試以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

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

無量不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註以察其能

示之以色以別其能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

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

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

益寡人也計碗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
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浞議則霸王之術在
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
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
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
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
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
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

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

有九術

史記作
七術

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

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
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
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
易於脫屣願大夫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
鬼下當有神字下
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
遺去聲贈
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

粟橐以虛其國利所歆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况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

母祭陵山於會稽

陵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陵之名

自漢始 祀水澤於江州

今之江州春秋時為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

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遼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渚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 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

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

作士工作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

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柴楸欬以獻一夜

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

梓陰為榭柎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

剡削磨礮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

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

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

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

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

舞乃曰東海役臣獻為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

王以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

為殿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奉子胥諫曰

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

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

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

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

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

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

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

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

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

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

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

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即為孤辰巳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衝為虛餘

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

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之

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

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

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

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

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

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

天文集察緯宿

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

也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

陟畧切置也

望陽出糶笑

笑通作策

其極計三年五倍

也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蕝之女曰西施鄭旦

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蕝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

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

越舊經土城在

會稽縣東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

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

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

以鄙陋寢容

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陋又貌醜或作侵史魏其傳武安

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

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

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

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

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
 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
 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
 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
 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
 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桀伐有施有施
氏以妹喜女為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
 氏以妲己女為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
 褒人以褒姒女為有寵生伯服逐太子
 太子奔申申人與緇西戎文幽王周於

亡妹喜音未
 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

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
 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柰何種曰
 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
 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大夫
 種使去吳因宰嚭來見吳王辭曰越國濟下
 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饒乏道存饒餒願

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
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
愬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
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
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且
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
伺吾間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
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

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
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
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
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
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饒餓
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
之理而反輸之食因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
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

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
 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
 聞狼子有野心仇讐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
 餒以食蝮蟲名一曰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
 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讐棄忠臣之言以順
 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矣蟲無足者曰
 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
 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

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
 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
 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
 誅今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
 徒欲干君之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聲滿君何
 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
 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去聲外交敵國內

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
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
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
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
乃王者封亾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
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
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
奉使迓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

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
二年越王粟稔棟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
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
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
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
生者吳民大饒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
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
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

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
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
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
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
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
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
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
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

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筵筵竹

筵筵竹名筵直尋切筵央魚切吳都賦其竹則筵籥筵筵竹枝上頡橋未

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

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墮地女接取其未按此書未字當作未捷通作接易畫日三接

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樹

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

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

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

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
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其幽而深
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
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
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沓之若日
偏如滕滕當兔追形逐影光若拂彷彿呼吸往
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
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

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

之教軍士

詩註一丈為版五版為墮左傳五

字疑當作隊長疑是

當世

勝字上疑當

勝越

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
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
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
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
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

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饒食鳥獸渴
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
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
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
是神農皇帝皇當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黃帝
臣牟夷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
孤父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
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

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

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

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

機設樞釋名努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

也亦言如門戶之加之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以力然後諸侯可服

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

三侯少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

也無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

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

也稱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

以挑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革曰唯是挑孤棘矢以共

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

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

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

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

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

也閔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

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

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

實敵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

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

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

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

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

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

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

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句左手若附枝右手

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

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

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飛矢之道音曰夫射

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王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

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

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

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

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

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

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

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

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傳第九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

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及國四年即與范蠡謀

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為未可國語記之稍詳至是始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

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

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

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

音稅下同

於國

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

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

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也國之證

吳越春秋 卷十
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

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

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免者免身脫也謂生

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

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

犬陽畜豚陰畜

生子三

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

其子欲仕量_平其居好_上其衣飽其食而簡
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
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舖而啜
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
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
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
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
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

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
之人以塞吾之宿讐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
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
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讐孤
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
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
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
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闔市無赤米之積

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羸當

作羸蒲水草羸蛤蚌之屬

於東海之濱夫占筮人事又見

於卜筮王若起斯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

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

怒不如詮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

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

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

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

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

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

不赦蠱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

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

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

行去聲之少耻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今夫差衣

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徽外有山犀有水犀

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不患其志行之少耻

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
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
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
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當
作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
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
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
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

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

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

乃教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

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

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

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徐天祐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舟

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
罪人習戰越一小国流以乙酉與吳戰丙戌
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

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
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
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兵卒伐吳

按左

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

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
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下越王
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

使不滂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中

國語作裏

惟是

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

聞當作問

於

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

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

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

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

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

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

國語 欵 作施

民所

欲去民所惡

烏故切 憎也

稱其善掩其惡

過各切 不善也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

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

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

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為之始以仁次之

以勇繼之君將去聲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

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饒寒之節

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

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國語 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奚

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

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

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天之
中襄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
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
功必加則士卒不怠主曰聖哉大夫苦成曰
審伐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
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

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
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不守以待不虞

備設守固必可應難去聲王曰慎哉大夫臯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
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
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
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碗曰
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

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於於是勾踐乃
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
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
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
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平聲
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以下國中曰五日之
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
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

背

音倍下
背垣同

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

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

子當

作我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

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

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

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

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戒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

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讐以謝於二三子令平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蹀摧長惡弓擢戟馭及

殊兵器詩伯也執爰周禮爰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爰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控於車上使殊

也離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

去聲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

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耻兮威振八都

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貔猛獸陸攪曰似虎驅或曰似羆驅樁俱切

似羆能捕獸祭天陸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

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

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

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攜李斬有罪者三人以

狗於軍曰其淫心匿行

匿疑當作
隱行去聲

不當敵者

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狗軍曰其有父母

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

親老之愛越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

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

之疾病也其有死也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

父母昆弟之有死也葬埋之矣明日又狗於

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

吳越春秋 卷十
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

力不足以勝平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

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

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

不能過也即君所子養者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

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

力道見蠹張復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

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蠹蟲而為

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

去吾意者今蠹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

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

部部各自令其圭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

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

者軾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君於江南越

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爾雅兕似牛註

一角青色皮堅厚可制鎧鎧即甲也周禮兕甲壽二百又令安廣之人

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

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

於左軍銜枚溯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

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

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

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攻我

眾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

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

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筮

水而陳吳之禦越越之越之左右軍乃遂伐

之大敗之於囿韋昭曰囿筮澤也史記正義

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

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

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松

畝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
越軍大惧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
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
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
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
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
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
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

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
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
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
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

一年吳師累敗

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句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

二年越滅吳為句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駱

史記作公孫雄

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

肉袒膝行而前請

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

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人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吳國不

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士

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劍

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到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

吳王曰孤老矣烏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

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勾踐已滅

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

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

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

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

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

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

吳後立賀臺於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

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

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實

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

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

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
 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
 洛音乃命樂音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
 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
 國誅無義之人復讐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
 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
 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

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何
 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
 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
 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
 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
 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讐破吳不忘迺
 國賞無所怯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
 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

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歆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

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啄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歆去微倖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歆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

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
於大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
吏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則大當作久
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
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
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
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
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

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

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

位當作住

分國

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

計不數

朔音

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

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

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

王愀然变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

及也王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

目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閔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顧大王勿復追也蠱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畷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

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

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歆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

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公奔

衛又奔越

哀公二十七年公如公孫有陘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陘氏三桓

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

魯國空虛國

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

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

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

臣心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

淫樂竒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

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

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

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

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

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大其妻曰君

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亨當哺以

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

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

吳越春秋 卷十 五
我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
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
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
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
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寺正犯玉門之第八
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
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

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
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
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
於是種仰天嘆曰嗟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
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
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文種屬盧盧當之劍種得劍又嘆曰南陽之
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

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徐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

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

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孤前

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

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越王葬種於國之

所以仰天而嘆又自笑也

西山 即臥龍山又名種山一名重山太平御覽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

也 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 周禮冢人丘隧

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

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 或

下外羨上卷夫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

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

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

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

臣霸於閩東從瑯琊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

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

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

上卷王僚傳被棠鍊之甲帶步

光之劍杖屈盧之矛

典畧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猶矛也建於兵

車長二丈周禮猶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

出死士以

三百人為陣闕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

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

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

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

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

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

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

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殺賢大夫而

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陟操以哀之文種非賢

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

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

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文種之死上罪

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

也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

船為車以檝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

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

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

喪

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絕曰木客大家冢者元常冢也

欲徙葬琅邪

三穿元常之墓中生燹風

燹如火飛貌風飛砂熱如火飛也

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

水經註冢中分風勾飛砂射人不得近

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

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

公不如越王之命

按史記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

為秦桓公不知越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十

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

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

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

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

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

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

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

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

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

通鑑外紀勾踐二十三年薨

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疆無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其

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一百四十四年
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啟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十世 無暉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夫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

格格當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

至餘善迈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疆以世家考之則七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

侯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疆時楚威王與兵大敗越殺無疆盡取越地

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

王三十五年以云勾踐至於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眾皆失去瑯邪徙於吳為

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眾散久矣非王親時失眾亡國也又記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 聖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昂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 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